

RUSAMUKAN

「刀疤」巴勤發

藏藝於深山，留刀在霧台

文、攝影／洪威詰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09年6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26期

今年春初次見到巴勤發時，他正穿著膠鞋，帶領著來幫忙的家族親友，從一草一木開始搭建自己的藝術工作室，帽子下的蒼白髮色已從他耳際逐漸蔓延到落腮鬚，說起話來則斯文有禮，彷彿隨時要蹦出詩人的話語。

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魯凱族的原鄉——霧台，約可比擬這樣一個藏身於山林的村野，要找到她，須沿著三地門的路途再深入的山地裡，且進出還受到哨口管制，而藝術家「刀疤」——巴勤發，則隱身於霧台，他是藝術家吾由的老師、漂流木藝術家峨冷的表哥，他的作品正為三義木雕博物館、臺北順益木雕博物館、奇美博物館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、甚至韓國濟州大學等地的收藏。

實際上，巴勤發早年刻意避開媒體，直至2006年參加了鳳甲美術館展覽的《霧台在台北》，始受到高雄市立美術館的注意，並邀請他隔年參與《南島當代藝術》等計劃活動與新寶島地攤隊的展出，2008年入選為原民會38位駐村藝術家之一，一連串的活動，逐漸將他拉出山野。



公務員、花農，或藝術家？

巴勤發之所以被稱作「刀疤」，是因為他從小愛玩雕刻刀，身上常帶著刀以方便興來之時可以隨意刻劃，漢名又有個「巴」字，便被朋友取了個「刀疤」的綽號，他亦用來當作自己的「藝名」。他的藝術學習，來自外公從小教他的手工藝、繪畫，在小學、中學階段，亦陸續學習了水墨、油畫、水彩、書法、雕刻等技巧，雖未正式拜師學藝，僅靠買畫冊自修與臨摹。在國二時，老師將他的繪畫作品寄至日本參展，獲得櫻花賞的佳績，展露了創作上的天份，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。巴勤發後來雖未如願的從事藝術，他仍無法忘情於藝術。原來，巴勤發自小成長於教育世家，影響他最深的外公不僅是個獵人，也是個老師，他的家人亦多在教育界服務。家人並未鼓勵他走上藝術這條路，而是希望他能有個穩定的鐵飯碗，因此，當他高中從廣告科畢業，到臺北半工半讀、正準備闖蕩之際，即因鄉裡正有個公家職缺，便被家人召回，因此返鄉了。

「做不喜歡的工作，真的很辛苦！」巴勤發苦笑著說。在此之前，他不僅是在霧台鄉代表處服務的公務員，還是個與妻子合力種植文心蘭為生的花農，一直到颱風兩度摧毀了他的溫室，也幸得於老婆考上了公務員，他才終於可向老婆請願，辭去了19年的公務員生涯，放棄了幾乎到手的終身俸，並棄農從藝，全心投身於藝術中。



巴勤發木刻作品〈甩髮〉



巴勤發木刻作品〈我的父親〉

其實，在這漫長的公務與農事中，巴勤發也從未停止創作上的琢磨，他認為影響他最大的一個事件是，曾在 1993 年第一屆「臺灣省原住民木雕」的比賽中得到第二名，並受到已故的名畫家楊三郎肯定，這幫助他持續燃燒創作上的火花，得以堅定的照耀這條略顯孤獨的藝術之路。

樸拙力量與幾何拼貼的結合

畢卡索從非洲古老部落的面具找到創作的靈感，巴勤發則是從西洋藝術開始認識藝術，而他最喜歡的藝術流派正是畢卡索與立體派，也使得他的木雕作品往往帶有幾何造型的特徵與超現實的幻想意象，作品內容則來自部族的生活傳記與文化敘事，如〈1768，坐踩敵首〉（2004），雕像的主體部份是以圓柱構成，配上手腳與長矛，圓柱下方可看到人像，象徵著敵首，這是巴勤發為紀念曾祖父當年

守護部族疆土的故事，在造型創作上，則是為了跳脫以寫實塑像的方式，因此設計了這逗趣的模樣，使之活像似從童話裡跳出來的人物；〈鵜鶘情深〉則是巴勤發在十幾年前的作品，雕像上刻有一對男女的頭像，共有一個身體，象徵著這對情侶深厚的感情，述說的是他有位鄰居的丈夫因工作染病身故，由於鄰居深愛著她的丈夫，多年來始終為其戴孝，因此有感而發，為這位傷心的鄰居作了這件作品。

〈我的父親〉亦是早年作品，用以紀念自己父親的榮耀，巴勤發說，並非魯凱族的男人都是獵人，像他的父親就屬於「河流域」的，會潛水抓魚，卻不會打獵，但他父親並不因為不會打獵而受到歧視，因為他父親還有一個特長，就是善於長跑，不僅是當時的運動員，為部落帶回許多獎項，亦為部族傳遞消息，而巴勤發在父親的雕像身上掛滿了山羌的頭骨，即象徵他父親的榮譽。

巴勤發近年（即 2009 年前後）作品如〈伊拉，出發吧！〉（2007，「伊拉」即魯凱族語「出發」）、〈甩髮〉（2008），作品風格則回到寫實性，特別是描繪達悟族舞蹈〈甩髮〉這件作品，作品看似未完成的胚體，但粗獷隨興的刀法使得作品更增添一種初生的生命力與樸拙感。

實際上巴勤發大部份的作品早已「流落」在外，這幾件木雕作品，僅是巴勤發多年來創作下所「留」在部落的少數作品，並與其他眾多工藝品雜處在一攤子裡，對於這幾件作品的確實資料，巴勤發也幾乎忘了當時創作的時間，亦可見他隨興之處。

巴勤發認為藝術是生活的表現，差別在於用什麼來表現，因此他的作品主要都是從自身的族人與周遭事跡取材，媒材則有木頭、竹子、及霧台特有的石板等，俯拾皆可為材，不過由於石材有人開採，木材亦



須從山下訂，材料取得已被企業與政府法規所壟斷與限制，除非提高材料成本，否則就須尋找其他材料，這也是他所使用的木材多是廢棄木材，並轉攻竹編工藝為主的原因之一，不過他並未放棄將石材與木材結合的構想，使之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有更大的應用。

三地門在霧台？

「今年的目標是蓋好工作室，有個安靜、獨立的空間，可以躲起來創作的地方！」原來，雖然身處幾乎遺世獨立的山林，但巴勤發以往都是在家門口或開放的場地作木雕，難免無法享有創作的寧靜。其實，巴勤發雖長年作公務員為鄉里服務，然而他最想做的仍是從文化著手。因此，他不僅在學校作藝術教學，更透過工作室「刀疤工坊」進行文化教育與生產的工作，使部落文化不僅可以透過教育紮根，更可隨作品生產流傳出去。

〈我的家人〉 局部 綜合媒材（鉛筆、粉彩、彩色筆、紙、布）
38×26cm×4, 36×25cm×1 1981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雖然霧台鄉亦有許多藝術家，如杜文喜、杜巴男、杜再福等，不過巴勤發認為，霧台鄉不像三地門在藝術創作上充滿了旺盛的活力。一方面，地理上的限制是一大原因，不僅位處深山，部落亦不似三地門那樣集中，因此藝術家多是單打獨鬥，而不像三地門那樣百花齊放。是故，如何引進三地門經驗，著實需要一番思考。另一方面，雖然霧台鄉為魯凱族的大本營，但因山林保護的關係，使部落保有許多傳統的樣貌，卻也因受限於哨口管制，使得開發遲緩，觀光客在近年來已大幅下降，部族人口因教育、工作等因素，外流嚴重。如何使部落維繫傳統文化，並藉由觀光活絡部落的生命力，在產業與文化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便是巴勤發努力的方向。

或許，這也是促使巴勤發離開公職的原因之一，又或者對他來說，作為一個公家的小職員，力量不如全職作為一個藝術家來得大吧！